

—之輯二第書叢山泰猿人

王之林叢

10690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864
CA 7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王之林叢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〇年

人之復來印最香第二之

王之林叢

章鐸聲譯



上海百新書店出版

人猿泰山叢書

第二輯：

- 1 叢林之王
- 2 義猴教主
- 3 地窟探險
- 4 草莽英雄
- 5 叢林凱旋
- 6 黃金城
- 7 猩猩王國
- 8 豹人記

每集一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作者

E. R. BURROUGHS

勃羅夫斯

譯述人

章鐸聲

校訂人

姚魯丁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香港電報掛號 0九二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一版

人之猿泰山叢書之二輯之一

叢林之王：目次

- | | |
|-------------|----------------|
| 一、象——敏感的巨獸 | 一三、借刀殺人 |
| 二、野蠻伴侶 | 一四、劍和盾牌兩件武器 |
| 三、杜耶脫族的人猿 | 一五、孤獨的靜默 |
| 四、大猩猩的兩重難關 | 一六、兩個集團大比賽 |
| 五、泰山突如其來 | 一七、『是回教徒嗎？』 |
| 六、狂風暴雨之夜 | 一八、大胆搶劫公主 |
| 七、古代十字架 | 一九、泰山智勇雙全 |
| 八、惡毒的攻擊 | 二〇、『我……愛……你！』 |
| 九、是騎士的兒子 | 二一、『每顆寶石都有一滴血』 |
| 一〇、大家打回老家去 | 二二、大猿的愛人 |
| 一一、詹姆司先生 | 二三、金獅賈倍傑 |
| 一二、『明天你要死了』 | 二四、追跡到那里相會 |

泰山叢書
二輯之一 叢

象——

大身體往來在
和獅子。因為在一百
的。

牠和土狼、豹、獅
的生物中間創造了
象跟牠底朋友
而臥在不平的象背
的。但是，這兒沒有甚
的空氣使行動疲備。
在叢林中。

傅辛弟和馬德

奴。他們冒險着戰爭，找尋着新的象的脚印，黑阿刺伯人的思想只懂得象牙，這些黑奴隸只知道新鮮的肉食。傅吉王，黑吉爾安奴隸，是個著名的，吃生肉的黑武士，由他領隊。

傅吉王，好像他的伴侶一樣，只要新鮮的肉，但是，也像海皮修的思想。偷竊小孩，他又想到他的雙親的吉爾安茅屋去。或者海皮修現在沒有出遠門。因為幾個月來，應吉弟沒有旅行到南方去，現在他來到遙遠的東方。海皮修一定會接近的。當他決定他的賤役的期間，應吉弟便失落了他的很好的吉爾安奴隸。

二個進行到北方去，在阿比西尼亞的南終點，站在傅吉王的父親的住宅的四周，幾乎在惡劣的地圖上行程，應吉弟已經有了一年的計劃，擔任這癡狂的冒險，聽從單海鷗的勸告，學習一種推想的魔術。但是，地點確定在他父親的屋子，這同時也許是應吉弟的計劃，傅吉王是無知無識的。他夢想着，他的夢想是生肉的氣味呵。

奴隸們在酷熱的林中，在他們的昏昏欲睡的頭腦中只有狩獵。在他們前面的樹底下：睡着泰山與象，他們底知覺的能力，霎眼間就愚鈍了，因為是生活在日中心的赤道綫上，使他們安全地半睡着。

傅吉王，吉爾安奴隸，躊躇着他的路程，立定在他們的後面發命令。指揮他們，看那樹幹與葉叢之間的幽暗處，在搖蕩着的大身體。傅吉王對傅辛弟提議：要祕密地過去。吉爾安奴隸指着葉叢間的灰色動物。傅辛弟舉起他的古代的火繩槍。當時就有一道火光和烟，放射到叢林中去，對着目的

物。

象當時跳了起來報告泰山。跳到對過的右邊的上頭，頃刻間，這厚皮動物經過樹底下，枝幹碰痛了猿人的頭顱，他就跌到地下，失去了知覺，躺臥着。

驚恐地，象只知道逃險，牠奔進了北面的林中，踐踏着，躲在灌木叢里，也許牠是不知道牠的朋友躺臥着沒有搭救和受傷。象不曉得泰山好像一頭白猿，因為白人容易覺得痛苦的。不錯，猿人有痛苦和煩惱的時候，人猿泰山總是去找他的朋友，安臥在牠的頭上，藉以得到安慰。在整個的叢林中的野獸之間，除了牠自己的一族，牠只有和泰山是親睦的。

『你們錯過了！』傅吉王情急地說。

『保持子彈。』傅辛弟突然叫道。『且讓我們來看——或者可以打中的。』

『別落空。』

二人跟着前去，找尋着脚印。傅辛弟突然地停住。

『好！我們瞧這兒有些什麼呢？』他叫着。

羣衆都擁了上來。『這的確是隻耶穌狗，也是裸體的。』馬德祿說。

『或者是林中的野人。』其他的也猜疑着。『爲什麼不用子彈打他們呢？傅辛弟！』

他們站着，泰山却在滾動。

『無須用子彈去打他的。』

「他死了嗎？或者他也是來打獵，而被大獸咬死的。」

「他沒有死。」傅吉王喃喃地說，他蹲了下去，用耳朵在猿人的胸口聽着。「他活的，我想，他是從上面跌下來的。瞧他是奔到這里躺下的——他是受了樹枝的傷。」

「我要結果他。」傅辛弟說着，並舉起了他的刀。

「不可以放好你的刀，傅辛弟！」馬德祿說。「讓我們來決定，是否應該殺了他。反正你祇切望着血。」

「不可以。」傅辛弟堅持着。「你想帶他去嗎？」

「唔！他動啦。」傅吉王說，「也許他是醒了。但是，或者他是不會和我們合夥的，看他是一個多麼有勁兒的大漢，啊！他是一個何等樣的人？」

「綁了他。」傅辛弟命令着。用着駱駝的皮帶，網住了猿人的二隻手腕橫在背部上，不容易掙扎掉的。泰山睜開眼睛來，慢慢兒地對他們凝視着，他搖搖頭，好像是頭大獅子。現在他的神志清醒了。他認識這許多阿剌伯人是來幹什麼的。

「爲什麼網住我？」他問他們，用着他們的一種言語。「快解了這皮帶！」

「你想嗎？誰聽你這條狗的命令？」傅辛弟笑笑。

「我是泰山。」猿人答，「我是殺人的聖手！」

「泰山！」馬德祿慌急極了，一面說，一面就躲到傅辛弟的身邊。他的聲音很低，「要是觸犯了

他，這該是我們惡劣的命運到了。

說泰山是叢林之王。當他知道你

「我拔出刀來的時候，你不

哩。」他伸手下去抓住了他的刀

「且慢！」馬德祿叫着。「我

大殺星的，我們怎能夠殺他呢？除

「我們在未拿住他之前，應

「好，你的說話是聰敏的。」

他們是回去了，到那裏去？

「你要把我怎樣？」他問。「

話說。」

「我們都是可憐的人。」

在葛愛特，因為會長應吉弟

吉弟的女兒愛蒂琴。一邊在生

愛蒂琴從一隻老的駱駝

生小孩了，這時候，他們幸虧免

「我們誰要有一個長時期的小禍？」應吉弟說，「因為我願望不經過海皮修的地界。現在我們再可以回到北方去，攔到海皮修的魔術預兆，我們就可以找到納姆埃城的寶藏。」

「你以為容易到這神怪城的嗎，我們能夠到海皮修的地界去嗎？」杜而其問他的兄弟。

「是的！這是很難知道遠在南方的海皮修的人民的。傅吉王，他本身就是一個預言家，他却辦不到。我們總得要帶出那囚犯，得了烏來記的慈愛。」

「有了烏來記，我希望試驗得不要像那米西來的大好華來岩上的寶藏一樣的是謊話，」徐愛弟說，「他們有哨兵在石塔中防衛，他們說人類要有災難了；因為人不論朋友，不論是他們的兄弟，兒子，父親，母親，都會引起戰爭的。」

「不錯，」杜而其證明着，「有一次，我到海吉納的一個聰敏的莫夫勃那兒去遊歷，他在本書上簽着祕密的會議錄，就是說發現真實的寶貝在那兒。」

「但是，沒有人敢冒險，」徐愛弟說。

「不！」應吉弟興奮地道，「那兒是沒有有人在保護着納姆埃的寶貝的。但是，海皮修有烏獸肉和血做成的彈丸，火藥深埋在底下作為記號的。我們能夠拿到那寶貝嗎？」

「烏來記允許的，他容易找到格來及的寶藏的。」徐愛弟說，「有一次，他旅行到悌勃克的北方，在古代毀滅的一個井城那兒的每個禮拜五，銅錢都在地上打滾，直到太陽下山為止。」

「有一次，我們來到納姆埃，很難找到那寶藏，」應吉弟告訴他們，「因為海皮修帶去了寶物

和女人，假如她是美麗的，納姆埃
「常常施用魔術的，」杜而
「誰來了？」應吉弟，情急地
「不這是傅辛弟與馬德祿
的。」

「他們回來得太快了，」徐
「但是，他們不是空手來的，
一羣人包圍了泰山。」

他的棉布衣服染了污點，他
心地詳察着猿人，同時暴露了麻

「誰捉我到這裏的？」泰山

「是我，」應吉弟承認着，並

「他們叫我人猿泰山的，回

「人猿泰山！」應吉弟喃喃

「真的不許阿刺伯人搜捕

來的，你可知道？」

「我們却不是爲了奴隸。」應吉弟告訴他。「我們是和平的，祇是爲了象牙。」

「你這個壞蛋，」泰山很快地盤轉身體。「我認識你們，我知道你們是幹什麼的。不然，你們爲什麼對我開槍呢？這難道是和平的象牙交易嗎？不這是竊取，這就是人猿泰山所不允許的。你們是強盜。」

「我們是誠實人，」應吉弟叫着。「傅辛弟和馬德祿祇是爲了肉而打獵的。他們的開槍，完全是爲了獵取其他的野獸。」

「夠了！泰山叫着。」解了皮帶，讓我回北方去。你們到南方去。這是我的最好辦法。」

「我們祇是爲了和平的交易，」應吉弟堅持着。「我們祇是勞作着搬運，並不竊取奴隸，也不再開槍。讓我們走我們的路，我們回來的時，我們是要得到你的允許之後，我們再經過你的地界。」

「不！你們只准走過一次。來，解了這細繩！」泰山搖搖頭。

應吉弟的眼睛睜視着。「我們付了代價要收取利益的，」他說，「但如果你不願意戰爭的話。因爲你不是我們的仇人。請你仔細地想一想。」他對傅辛弟說：「推他開去，細住他的腳。」

「當心些，回教徒，」泰山警告着，「猿人的手臂是長的——它們會使你死去，當手指扼住你的喉嚨的時候。」

「你是強不了呵，你自會知道的，應吉弟爲什麼還沒有回來。」

他們將泰山推到一間小屋中去；但是，蓬帳又是一次揭了開來，命令三個人擲他在地，蹲着

沒 他 夜 走 是 狗 順 腳

都要去工作的。」

「這人綁着被關在牢里，夜是黑的。一把刀和他的肋骨足夠了。他們能夠預備使泰山死去，但使他不傷害我們。」

「這是你切望吸他的血嗎？杜而其！」應吉弟又高聲說「這是你聰明的宣告。你能夠辦理這件事，一定能夠保守祕密的。祝福你！」應吉弟就去了，走進他的回教徒妻子的房里。

野

無智的會

韌的駱駝皮帶，

能聽到的，唯有

清楚，這兒並且

外面有愛

女的手。

「告訴我，

「我已經

「那你不

「沒有，沒

「但是，你

「我父親

「我也不

在喃喃地怨恨着的。」

「我知道的——我真憎惡傅辛弟。」她點點頭。

「而且他不是我們的一族，」他向她說。

「什麼？他不是我父親的兄弟嗎？我爲什麼對他不忠實？我想他怕我父親，但是，應吉弟容易模糊事實的。我們遠走去，假如被捉住了殺，那杜而其又有血吸了，不錯，傅辛弟他曾經懇求我父親允許，因爲我注意杜而其的奮力讚揚傅辛弟。」

「……………」

徐愛弟沉默着，只聽見她倆的步伐！

咖啡樹火燒起來了，他們跳起腳來。黑奴隸們驚動地都在黑暗中從他們的庇護所奔出來，攞着毛瑟槍，神情非常地緊張。這奇怪的叫聲他們不能懂得。

「什麼？」應吉弟突然地喊着。「這是從那兒來的？這是野獸的聲音，這兒只有人和少數的養馴的野獸。」

「這是——」聲音打斷了，怕極了。

「但他不是人，可是聲音卻像野獸，」應吉弟堅持着。「這該不是他嗎？」

「但他不是一頭野獸，」傅辛弟說着。「或者他曾說野獸話的。」

「這聲音是從綁着人的牢間里來的。」